詩本誼

序

龔橙

有作詩之誼有讀詩之誼有太師采詩瞽矇諷誦之誼有周公用爲樂章之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託之誼有引詩以就己說之誼作者之誼古說存者如左傳衞莊公取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國語衞武公作懿戒以自

儆之類論語詩三百一言㠯蔽之曰思無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子曰好賢如緇衣妻子好合一章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㠯人而不如鳥乎切磋琢磨子貢悟于貧富倩盼素絢子夏起于禮後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小弁親之過大此讀詩之誼也古者太師陳詩㠯觀民風美惡歸之其上瞽矇諷誦㠯刺君過則勸懲用之他人大師之誼如論語放鄭聲之類瞽矇之誼如康王晏起畢公諷關雎周道淩遲鹿鳴刺焉之類于是春秋列國大夫祖之賦詩篇取其章章取其句與左傳國語㠯下所引皆節取其誼苟可比傅㠯相證明所謂賦詩斷章予取所

求不必問全詩本誼其有并不取章句本誼者則如左傳范宣子賦摽梅而季武子曰辟如草木君之臭味歡㠯承命何時之有子展賦草蟲趙孟曰民之主也武不足㠯當之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吾有望矣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嗇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曰尨也可使無吠子蟜賦野有蔓草韓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子旗賦有女同車宣子曰鄭其庶乎皆可寄託己意爲屈原宋玉辭賦之祖而實六義中比興之推崔鴞大東諸詩

之遺也左傳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釆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祭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孔子閒居嵩高維嶽一章此文王之悳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悳也弛其文悳協此四國大王之悳也表記高山卬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又皆引詩而㠯己意說之也左傳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㠯嘉寡君四牡君所㠯勞使臣射義騶虞樂官備釆蘋樂循法釆蘩樂不失職皆說樂章誼也孔子書定六經承大師釆詩之法皆曚諷誦之誼㠯樂之章衆教肄也而爲千古制禮㠯樂

之準又㠯夫婦君臣兄弟朋友父子之篇列爲四詩之首而又㠯周公之𡳿爲雅頌之首保傅篇傅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巛皆愼始敬終云爾此建四始誼也讀詩者自當先求𡳿詩之心㠯通其旨而後知古太師與周公孔子之用與賦詩引詩之用豈可漫無分別自漢初魯人申培從秦時齊人浮丘伯受詩㠯詩爲訓故㠯敎文帝㠯爲博士始爲詩傳號魯詩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受業者千餘人齊人轅固㠯治詩孝景爲博士至清河太傅𡳿齊詩傳諸㠯齊詩顯貴皆固弟子燕人韓嬰推詩人之意𡳿內外傳數萬言其言頗與齊魯閒殊而歸一孝文時爲博士至常山太傅燕趙閒

言詩者有韓生于是後漢中葉已前朝野所傳皆不外三家之說而魯人毛公于其家㠯詁訓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末尋立東漢之末古學漸興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皆爲毛序肅宗令逵撰齊魯韓與毛序異同鄭箋毛詩猶時用韓誼其後鄭學寖昌毛遂專行而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于西晉韓詩唐宋尙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至北宋而又亾獨毛詩至今沿用三家遺說則輯自南宋王應麟詩攷及明何楷詩經世本古誼　本朝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至近日徐璈詩廣詁而始盡今㠯三家之序與毛所傳授之序義比觀之始知三家多說本誼毛義多說采詩諷詩用詩之

詮古者勞人思婦怨女曠夫貞淫邪正好惡是非自達
其情而已不問他人也惟周公召公諸公父兄召穆凡
伯芮伯尹吉甫家父蘇公孟子譚大夫衛武公小大雅
之才或論歌文武之悳或偁祖吕戒嗣王或告執政或
諫同寮匪予𠯑爾贈申慰甫吕究王訩極反側冀凡百
之敬聽因自戒而誨爾文武成康皆有明偁因人之𠯑
并著章末而序義遂于國風概云美刺于是二南皆美
文王后妃麟止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羔羊爲
鵲巢之功致衛皆刺宣刺時鄭皆刺莊刺忽刺亂齊皆
刺荒魏皆刺褊唐皆刺僖刺昭刺時刺獻陳皆刺時豳
皆美公明明男女爾女之譽皆加之刺小雅大半美宣

刺幽至于毛傳則又不盡用序美刺之誼何哉序義于
關雎則曰后妃之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葛覃曰后妃
之本卷耳曰后妃之志四牡曰勞使臣皇皇者華曰君
遣使臣伐木曰燕朋友故舊皆用樂章之誼關雎曰風
之始也又用孔子之誼又何哉乃知關雎義下既自言
之矣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吕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吕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吕思其民
困故正爲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吕是經夫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
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吕風化下
下吕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吕戒

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吕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吕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悳之形容吕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止

蓋古者五載王巡狩則與大史大師同車大師既陳列國之風比其音律觀其好惡推其致此之由吕加之慶讓之典美惡皆歸之上雅之美刺則王政之隆替

也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于是大史掌其書取其正風正雅㠯用之樂章其餘亦備蒙瞍諷誦其用益推而廣之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㠯風其上也列國賦詩之志周公孔子之誼皆古大師大史誼也此序義之異于三家而實不異者也然如草蟲大夫妻能㠯禮自防小星惠及下江汜美媵何穠美王姬碩人閔莊姜君子偕老刺衛夫人鶉奔刺宣姜黍離閔宗周干旄美好善柏舟仁而不遇燕燕莊姜送歸妾式微黎侯寓衛其臣勸歸雄雉匏有苦葉皆刺宣公大車刺周大夫女曰雞鳴刺不說悳有女同車㠯下四詩刺忽敝笱刺文姜載驅刺襄公葛屨刺褊汾沮

洳刺儉椒聊刺昭杕杜羔裘㚣刺時無衣美武駟鐵小戎㚣美襄無衣刺用兵晨風刺康匪風思周道蜉蝣刺奢侯人刺近小人天保下報上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鼓鍾頍弁角弓苑柳魚藻裳華桑扈瞻洛鴛鴦黍苗小宛小弁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隰桑瓠葉皆刺幽出車勞還帥杕杜勞還役鴻雁美宣雨無正青蠅皆大夫刺幽王都人士刺衣服無常苕之華大夫閔時何草不黃下國刺幽棫樸文王能官人旱麓受祖思齊文王所㠯聖皇矣美周文王有聲繼伐既醉太平鳧鷖守成假樂嘉成王抑衞武刺厲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桓講武類禡天此祀先王先公昊天

有成命郊祀天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雝禘太祖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稷殷武祀高宗皆失其實樂章之用自關雎鹿鳴文王之外餘皆不詳如鵲巢采蘩采蘋見于儀禮而倒次采蘋于草蟲之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明爲幽雅瓠葉庶人饗射箋說葢古皆誤爲刺幽行葦泂酌左傳與采蘩采蘋並論今誤分次序亦不明大武六成三見左傳皆離其次至于篇次之誤則如甘棠思召伯則不當次行露前邶鄘衛分三在次尤亂一莊姜詩分列邶衛一宣公宣姜伋壽詩分次邶鄘一衛女詩分別邶鄘衛衛黍離誤說而誤入王秦無衣從王征伐則是襄文不

當次康公之後鼓鍾昭王詩誤說而誤下次頍弁角弓菀柳刺厲王詩皆誤說而誤下次魚藻裳華桑扈采菽皆宣王詩當次吉日誤說而下次瞻洛鴛鴦亦宣王詩當次車攻皆誤說而下次采薇已下三詩亦宣王詩當次六月而誤上次斯干無羊庭燎黍苗皆宣王詩亦當類次白華車舝青蠅皆當上與節南山諸詩相次黃鳥我行其野谷風蓼莪皆西周民風當下與都人士次泂酌公劉當與行葦類次假樂宣王詩當下次抑衞武公𢀿則非刺厲當次末我將思文有瞽皆周公詩當上與烈文次維清爲大武之一與下五成皆當比次天𢀿昊天有成命時邁成王詩當下次大武六成之後執競昭

王詩誤說次上豐年當與載芟良耜相次凡此于三家不知何如然采蘋齊詩不誤見孔疏其于三家說並次不誤者可知其詩次不誤也班固平三家之得失曰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襍說咸非其本義不得已魯最近之又有毛公之說河間獻王好之自言子夏所傳而釋文引三國吳人徐整所數自子夏授高行子㠯至河間人大毛公與一云子夏授曾申㠯至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姓名無一同者所㠯班氏不信毛詩傳自子夏而曰自言子夏所傳也今攷三家所傳有非本誼失實者如韓序關雎刺時魯詩爲康王后作韓序女墳辭家劉向說柏舟衛宣夫

人乍而引不同庖之貞女韓說燕燕衞定姜歸其娣劉向說定姜歸其婦韓外傳說北風賢者急時辭韓詩雞鳴讒人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劉向說斯干儉宮室小寢廟張衡賦改奢即儉但十之一二說苑列女傳韓詩外傳多斷章誼不可誤謂三家本誼且所存於今者三家必同其古可知班氏之言猶偏也而毛序之無師傳但爲大師之誼一言通脫且于史有世家者皆美刺某公至魏檜無世家則序亦不明言某公又不著樂章之誼眞可㠯比于三家乎哉朱子謂詩序無考後漢書儒林傳㠯爲衞宏乍毛詩序然鄭氏又㠯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㠯寘諸篇

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㠯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故近儒多㠯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其下推說爲後人所益但今考其首句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況沿襲之誤者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故自爲一編附後又㠯尙有齊魯韓氏之說竝傳于世讀者自知及毛公引㠯入經冠篇端遂爲決辭三家又絕毛說孤行牴牾之迹無復可見于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有所不通必委曲遷就穿鑿附合而今不㠯小序爲出于漢儒㠯上朱子詩序辨蓋毛衛鄭皆不知序義大半爲大師之誼故煩牽合此詩之誼然又有非大師誼亦非序義而爲衛鄭曲說如關雎序傳皆言后妃之悳而宏曾益

傳會論語關雎樂不淫哀不傷之說康成又謂后妃欲得賢女能和衆妾之怨者助己共祭祀如斯之類豈毛傳序義之失乎又有非序義毛自誤說如葛覃卷耳皆眞爲文王后妃又誤用左傳周行之說豈序義之云乎故傳之得者在不泥于序義而說詩誼其失者在誤以大師之誼爲亡詩之誼與沿序義失實之誤續序則純用大師之誼以強傳詩習與鄭箋又往往自生謬說鄭孔又曲申續序之強傳與謬說也今日三家既亡本誼謚晦故用諸家所輯三家遺說正其班次爲詩本誼涵泳詩習以補其闕而坿以樂章之用其所徵引悉注于下謬者闕之備說章句兼治訓故尙未暇也道光二十

年序于京師

周南

關雎思得淑女配君子也天地之道造端夫婦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莫先乎此故周公用之樂章孔子定爲風

始 毛序后妃之悳也風之始也所㠯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此用詩建始之誼然則關雎麟止之化㠯下衞宏所續序也樂得淑女㠯配君子與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尤不詞王應麟詩攷韓序曰刺時也宏誤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讀詩之誼爲㠯者之誼後漢書章帝紀注薛君章句曰古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処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頃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㠯刺時也漢書杜欽傳李奇注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在彼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列女傳略同去蓺文類聚張超賦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此誦詩誼鼂說之遂誤謂三家㠯關雎之三鵲巢之三鹿鳴之三皆刺康王則誤㠯誦詩爲作詩誼已世說謝安謂周公㠯則誤㠯用詩爲㠯詩誼已鄭箋誤說后妃不妒忌欲得賢女和眾妾之怨者助已其祭祀則

不知所說何詩朱傳誤㠯毛序后妃之惪爲文王太姒因謂宮人美太姒初至毛㠯二南爲文王之化孔子又㠯關雎建首故推言后妃之惪固不曰太姒之惪不曰美后妃之惪也保傳篇春秌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史記關雎之亂㠯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外戚世家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秌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㠯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㠯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晏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㠯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其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㠯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張超賦孔氏大之列冠篇首韓詩外傳子夏問夫子關雎何㠯爲風始子曰關雎至矣乎仰則天俛則地幽幽冥冥惪之所臧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萬物之所系羣生之所託命也子其勉之思服之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此皆即毛風始之說孔子建首之詮也

葛覃婦事也又取婦教與關雎同歌補關雎之不及　毛序

后妃之本也傳與宏續佀眞爲后妃親葛歸寧誤
呂大師之詁爲㠯詩本詁遂启後儒紛紛擬議

卷耳婦人思行役之夫念其婦事不思獨酌也夫㠯婦事婦志與關雎同歌補關雎之不及毛序后妃之志也婦志者所謂貞淑不二也續序又當輔左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鄉㱃酒鄉射獲皆合樂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與傳皆誤用左傳之說

樛木婦人樂㝵配君子也文選寡婦賦注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毛序后妃逮下續序逮下而無疾妒皆非詩誼

螽斯婦人宜子也毛序后妃子孫眾多若螽斯續序歸本不妒忌詩無其誼韓詩外傳言賢母能使子賢亦無其誼

桃夭男女及時也毛序后妃之所致謂文王后妃之化行也續序不妒忌淺之乎言后妃已

兔罝婦人美夫也此詩卽樛木之誼卽左傳子南夫也之意文選薦譙彥表注兔罝罔也殷

紂之賢人遐于山林綱禽獸而食之劉向列女傳安貧賤而不怠于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云云鹽鐵論免罝之所刺小人非干城腹心芣在此則刺在彼也毛序后妃之化若非婦人芣夫則不倫已

芣苢宋女嫁于蔡傷夫有惡疾也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其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妾之不幸也適人之道壹與醮終身不改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夫芣苢雖甚臭惡猶始于捋采終于懷擷之浸已豈親況夫婦之道乎文選辨命論注韓詩序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辥君章句曰芣苢澤瀉也文選劉峻論冉耕歌其芣苢論語集注伯牛有疾先儒以爲顯也李時珍遂誤爲芣苢治癩誤以興爲賦毛序后妃之美續云和平婦人樂有子宏誤爲王會室予之芣苢也

漢廣說人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文選七启注韓序說人也毛序惪廣所及文王之化被乎南國無思犯禮非而不可得同

汝墳婦人思行役也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大夫過時不來大夫之妻恐其解于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唯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生于亂世迫于暴虐然而仕者爲

父母在故也後漢書周磐傳注韓序辭家也魯韓說相表裏毛序道化行也積云婦人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近是蓋喬宏亦時取魯韓

麟止芺公族也文選王融序注芺公族之盛也毛序關雎之應猶言后妃之化

召南

鵲巢夫人之悳也用毛序續云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悳如鳲鳩乃可以配不誤

采蘩夫人蠶事也毛序夫人不失職也

采蘋大夫女學祭事也儀禮合樂皆言采蘩采蘋左傳亦言風有采蘩采蘋孔疏云齊詩先采蘋後草蟲毛次草蟲下今移

草蟲婦人思行役也毛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何所見箋更以爲未嫁之女則尤無恥

行露召南申女許嫁于豐夫家迎不備禮女不肯往以

至于訟女終守禮之旨 列女傳召南申人之女旣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肎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已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旨毛序召伯聽訟也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

羔羊美大夫再艮進退有度也 後漢書王渙傳注韓詩章句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悳能爯絜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釋文韓詩逶迤公正皃焦贛易林羔羊皮革君子朝服毛序鵲巢之功致猶言召南之化續序節儉正直悳如羔羊詩非羔儉又誤吕賦爲比箋又謂減退膳倉卒從公道亡不譽

殷其靁婦人思行役也 毛序勸吕義也續序召南之大夫遠行从政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吕義

標有梅急婿也 釋文韓詩迨願也毛序男女及時

小星奉使言勞也 白帖引肅肅宵征二句入奉使類韓詩外傳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

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禍趨時當務爲急引夙夜在公二句易林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文選魏文帝雜詩注呂向曰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則非妾媵之詩明已毛序惠及下也續云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蓋非事實

江有汜媵姪閔嫡也南國美士求人之長女不與而與市人其娣姪歸之而亡易林江水沱汜思坿君子伯仲處市不我肎顧姪娣悵悔又曰仲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明用此詩事合觀諠明毛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蓋未得實

甘棠思召伯也史記燕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亡甘棠之詩說苑詩傳曰自陝已東者周公主之自陝已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後世思而歌之韓外傳畧同攷論衡邵公周公兄康王時尚爲大保傳再年百八十則不當次行露前毛序美召伯今移已下非亡于文王世而采于西

讖故不可入王風而坿召南

野有死麕衰世之風也平王之世男女失時禮簡書荏也舊唐書禮儀志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興焉昫說昫唐末人蓋用韓說毛序惡無禮也續麕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欲以傳于詩書不知毛序大師訖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之女也齊侯之女子平王之外孫女嫁于諸侯㠯其母始嫁之車送之儀禮疏引鄭膏肓齊侯嫁之㠯其母始嫁之車遠送之蓋三家說毛序美王姬誤鄭說平王齊侯爲平正之王齊一之侯㠯強就二南皆儀禮樂章二南不皆儀禮樂章又不皆匕於文王之世也若㠯王姬嫁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與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皆美一人之例異已華如桃李夾不可㠯興男子也

騶虞婦人思行役也御覽五百七十八大周正樂曰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匕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在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萬民騷動百姓愁苦內外迫

性情外迫禮儀歎傷所悅而不逢時于是援琴而歌知此夾平王已後詩後漢書班固傳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周官疏韓詩傳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而來毛序鵲巢之應也續序仁如騶虞誤爲獸名王會騶虞食虎豹此欲已配麟止而誤也

邶鄘衛

邶鄘衛者文公已前詩居大半已別于楚丘之衛也且已故殷次二南起王意也地理志邶已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監殷謂之三監周公既誅三監盡已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蓺文志齊魯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三家邶鄘衛不分卷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稱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今邶風之首也是知大師之舊本不分三毛既分三而同一莊姜詩緣衣日月終風在邶碩人在衛同一宣公宣姜伋壽之詩新臺二子乘舟在邶鶉奔在鄘同一衛女詩泉水在邶載馳在鄘竹竿河廣在衛泉水新臺倒次載馳定之方中倒次卽已序論夾不相類不可不正也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自誓而乍用毛序史記衛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原庸弟一

淇奧美武公也用毛序原衛弟一

碩人婣教莊姜也列女傳莊姜姣好始往操行衰惰淫泆冶容傳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榮當爲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儀兒壯麗不可不自修正衣錦褧裳飾在輿馬是不貴惠也乃乍碩人之詩砥厲女㠯高節㠯爲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辟之行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毛序閔莊姜也續序賢而不荅終㠯無子誤用左傳左傳衛人所爲賦碩人不蒙上交但言衛人有此詩爲莊姜乍百不必乍于不荅無子後原衛三

綠衣莊姜傷已也用毛序續云妾上僭夫人失位左傳衛莊公取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取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㠯爲已子原邶弟二

日月莊姜怨公不見荅也毛序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㠯至

困鮨原邶四

終風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用毛序原邶五

君子偕老傷莊姜子州吁也眾經音義韓詩佗佗悳之美皃毛序刺衛夫人已次而誤續云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悳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凡毛序與詩相反衛序輒爲同護日陳古原肅云

子之不淑子州吁也

擊鼓怨州吁用兵也用毛序原邶六

新臺刺宣公也用毛序原邶十八

相鼠夷姜辭宣公內伋妻已死諫也白虎通義此妻諫夫之詩毛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此與三家說同與序刺無禮也續云衛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無禮儀豈是君

刺臣詞誤于次定之方中後也原庸八

鶉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刺宣公也左傳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殺諸莘二公子故怨惠公毛序以鶉鶉刺姜與我以爲兄不合原庸五

黍離壽憂兄伋將見害也劉向新序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乍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御覽八百四十二韓詩黍離伯封乍也許君曰詩人求己兄不得憂不識物視黍以爲稷伯封蓋壽字與尹吉甫子伯奇弟同字故曹植以此詩爲尹氏乍毛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原誤入王風之首

二子乘舟危伋壽也宣公夷姜生太子伋宣姜生壽及朔宣姜與朔謀殺太子使之汎舟而殺之壽知之與之同舟而免國人爲二子危也新序壽之母與朔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伋汎舟

于河中流將沈殺之壽知之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乍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毛序思伋壽誤乍死後原鄉末十九

干旄閔伋壽見殺也

史記姜予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列女傳宣姜侌使力士待界上矣有四馬白旄至者要殺之壽載其旄先行過害伋載其尸還至界上夫自殺也與左傳小異左傳言使盜待諸莘詩言在浚之郊毛序美好善也續序謂文公臣子多好善亦誤于交定之方中後也原庸九

柏舟宣姜悔過也

李黃集解韓詩曰柏舟衛宣姜自誓所乍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反矣女不聽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同庖女不聽衛愬于齊齊兄弟使人告女女乍詩曰我心匪石云云又威儀棣棣云云言左右無賢臣皆順君之意此事謨屬宣姜又二宣姜分列貞順孽嬖二傳衛無二宣姜御覽引此乍算夫人似別有此貞婦在春秋前然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明用共姜之詩日居月諸又用莊姜之詩非宣姜而何蕎疑宣姜不能乍是詩而誤舉它事實之耳毛序言仁而不遇也續云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以其列鄉首也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蓋新臺之要齊夾因而予之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自悔淫佚非甘怙終如石之可轉席之可卷威儀棣棣不可算也亦自責也羣小盛通齊衛送迎之臣覯閔既多傷伋壽之死受侮不少本爲伋婦見要宣公又遁公子頑也有慕共姜莊姜之貞淑故用其詈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用毛序然則夾宋桓夫人作原衛五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宋也用毛序原衛七

泉水許穆夫人言志也思歸唁兄又思至齊因齊子以謀救衛也毛序衛女思歸續序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非許穆夫人之思原邶十四

諸姬謂齊桓諸夫人左傳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少衛姬諸姑謂長衛姬伯姊少衛姬卽齊子也

出宿飮餞皆設思也泲禰自許至曹干言自曹至齊

載馳許穆夫人爲衛亾不觧歸唁遂至于齊謀救衛也

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也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女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求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其後翟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當此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疏引服虔左傳注言我遂往無我尤也韓外傳高子問于孟子夫嫁取非已所自親衛女何已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詩云既不我嘉四句皆謂已歸唁衛毛序許穆夫人乍也續云自傷不能救又義不得歸唁明與詩反原厲十云

夫人禮不得歸唁故曰既不我嘉又曰視我从韓詩外傳不

臧無我有尤左傳狄入衛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

昭伯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及敗宋桓公送諸河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歸戍曹明夫人之力也夫人至齊因齊子也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

用毛序原鄘六

燕燕定姜送歸娣也

李黃集解韓詩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巳列女傳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恩愛哀思乃賦燕燕之詩與韓異鄭注坊記載嬀大歸于陳莊姜送之巳此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用韓說惟史記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是爲桓公是戴嬀卒于桓公未立巳前此蓋送屬嬀也若送子婦不言先君之思巳毛序莊姜送歸妾誤次綠衣日月之間故誤原邶三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左傳獻公出

奔齊及竟使祝宗告亾且告無辜定姜曰余已巾櫛事

先君而暴妾使余二罪也

式微黎莊夫人守志也 列女傳黎莊夫人衛女也既往而不同欲其傅母憐其失意謂曰夫人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乃作詩曰式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一已侯君命毛序黎侯寓衛其臣勸歸黎滅于狄勸于何歸微君之詈亦非衛臣之口原郷十一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臣已責衛也 用毛序易林陰陽否隔許嫁不荅旄丘新臺悔往太息當別有說原郷十二

已上并邶鄘衛三卷重次有並次詩

凱風子自責也 曾子立孝曰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子之辭也盧注七子自責任過之詈孟子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後漢書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蓋事後母詩毛序美孝子也續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如宏言七子已成母貞自責以善母說詩者何必復坐以淫風流行傷孝子之心乎由謀讀孟子說詩之誼爲皆詩之誼原邶弟七

雄雉鑒朋友耿介忮求見害也

文選射雉賦注許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論語皇侃義疏馬融曰疾貪惡忮害之詩毛序刺衛宣公續序蓋刺宣公之時不能容咎之耿介者淫亂不恤國事單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養尤傳會不譽全非詩誼原邶弟八

匏有苦葉君子急時之心又不敢苟合也

論語荷蕢過孔子曰深則厲淺則揭風夫子用世也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又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說此甚明毛序刺宣公蓋謂宣公不能求賢續序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非詩誼原邶弟九

首章自審出而用世乎二章雖遇時艱而不能不望遇合三章且思失時也內度諸身外度諸世又謀諸朋友末章即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意

谷風弃婦之詈 毛序刺夫婦失道也凡自邶詩而云刺者毛推大師陳詩之誼也原邶弟十

柬兮賢人怨辱于泠官也 毛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泠官皆可以承事王者原邶十三

北門士失志也 毛序刺士不㝵志也原邶十五

北風友朋男女之詩 毛序刺虐也續序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手而去原邶十六

靜女悅人也 毛序刺時也謂淫亂之風續序衛君無道夫人無悳非詩誼易林季姬躊躇待孟城闕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未知其說韓詩外傳曰賢者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

愛而不見搔首躊躇急時辭也此斷章詮原邶十七

牆有茨会事也 毛序刺上蓋刺聽男女之訟者續序疾頑通君母不類原庸弟二

桑中淫奔之詩 毛序刺奔也原庸弟四

蝃蝀刺奔也 後漢書楊賜傳注韓詩序刺奔女也詩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言予爲君父隱諱故言莫之敢指韓序既曰刺奔女注又誤屬人君列女傳引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韓外傳亦曰不肖者精化始旲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亂施化是吕年歲亟天而性不長詩乃如之人兮云云則吕命爲壽命毛序止奔也同續云文公能吕道化其民蓋吕來定之方中也原庸七

考槃士失志也 毛序刺莊公也續序使賢窮処則當次雄雉匏有苦葉之前原衛弟二

氓傷奔女見棄也 毛序刺時也續云宜公之時淫風大行不知何吕知是宜時又云芙反正刺淫泆不知序言大師之詮強傳乜者之詮原衛弟四、

芄蘭刺在位非人也 毛序刺惠公蓋謂惠公所用非人原衛弟六

伯兮婦人思夫從軍也毛序刺時續言君子行役過時不反原衛弟八

有狐閔鰥也毛序刺時也續云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原衛弟九

木瓜思報齊桓公也用毛序原衛末弟十

㠯上不知亡者並次姑依原次而幷之

王首黍離依魯韓家說移衛

君子于役思行役也毛序刺平王也續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㠯風風詩無大夫亡

君子陽陽泠官亡也毛序閔周也續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揚之水怨役也毛序刺平王也續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傷弃婦也毛序閔周也續夫婦衰薄凶年相弃

兎爰傷亂世小人漏网君子罹禍也毛序閔周也蓋閔周之失刑續桓王

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喪敗君子不樂其生非詩誼前後皆平王此何㠯爲桓王詩

葛藟親族之怨毛序王族刺平王也續周室道衰弃其九族

采葛思人也毛序懼讒也而續無說

大車息夫人乍列女傳楚虜息君將妻其夫人夫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㠯身更二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乍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矢如皦日遂自殺與左傳生堵敖及成王而不言大異然則大車檻檻謂囚息君也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菼言無色如璊佀赭衣也豈不爾思爾息君也畏子指楚王也前二章蓋㠯貽楚王也何楷說息姬姓故錄其詩于王毛序刺周大夫也續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㠯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未得事實

丘中有麻周人美鄭桓公也古者鄭國処于留桓公通乎檜夫人㠯取其國而遷鄭焉公羊傳桓公爲周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也見國語何楷世本古義引公羊傳說略同毛序思賢也續莊王

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未得事實王風終于平王亦不得有莊王詩傳子國子嗟父蓋即桓武父子

鄭

緇衣武公爲周司徒甚㝵周衆也 毛序美武公也續父子竝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

將仲子戚祭仲謀殺段也 韋昭國語注仲祭仲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比 毛序刺莊公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續云不勝其母己害其弟非其誼

叔于田國人說其叔也 毛序刺莊公也續云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從亂也 毛序刺莊公續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淸人國人美高克也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淸人此言詩有爲高克賦與衛人所爲賦碩人同上鄭人謂文公下鄭人謂國人非謂詩人惡高

克也毛序刺文公所謂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續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退不已道欲已申序刺誼而非詩誼不知序用大師之誼故也

羔裘羔洩氏孔氏子人氏也何楷說舍命司直疑羔叔詹之事三英蓋三良也毛序刺朝也蓋謂刺文公不能從孔叔以下齊而用申侯以从楚朝蓋刺申侯世子華等續云言古之君子已風其朝未得事實

遵大路淫女見棄之詩毛序思君子也續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莊公詩不當次文公後

女曰雞鳴淫女思有家也毛序刺不說悳也續云陳古義已刺今不說悳而好色誤傅詩誼易林雞鳴同興思配無家執佩持見莫使致之爲淫女之思明甚

有女同車說人也毛序刺忽也則不當次文公後此欲歸之上而誤其世次續云刺忽不昏于齊卒無助見逐汉誤傳忽誼

山有扶蘇淫女之詩毛序刺忽也續所美非美然

蘀兮感時相親也毛序刺忽也續君弱臣強不倡而和

狡童淫女見弃也毛序刺忽也續不能與賢人共事權臣擅命

褰裳淫女之詩毛序思見正也續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無其詮

丰婦人思改適也毛序刺亂也

東門之墠思奔也毛序刺亂也續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人也毛序思君子也

子衿淫女思士也毛序刺學校癈也亦推大師之詮

揚之水閔無臣也蓋文公殺世子華盡逐羣公子文公卒後子蘭得納自晉子瑕亦挾楚求入所謂終鮮兄弟惟子二人也蓋在于瑕敗之前用毛序續閔忽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則何以

又不類次

出其東門說人也　班固說鄭國山居谷汲土狹而險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詩出其東門溱與洧斯其風也毛序閔亂也續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弃人思保其室家

野有蔓草男女思遇也　毛序思遇時也續民窮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

溱洧淫風也　後漢書注韓詩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毛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風大行莫之能救

齊

雞鳴夫人戒君早朝也　御覽九百四十四韓詩雞鳴讒人也薛君章句雞遠鳴蠅聲相佀詩攷韓詩章句誤㠯說人也文選注雞鳴齊詩兾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皆斷章誼夫人戒君詩意甚明若㠯蠅聲爲比斯與末章不貫毛序思賢妃也思猶美也續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夙夜警戒之道誤讀思字不知毛序諷詩誼也

還從僞也毛序刺荒也續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謂之賢好

著大夫不親迎也用毛序刺時也續時不親迎

東方之日說色也文選高唐賦注薛君章句言所悅者顔色美盛若東方之日毛序刺衰也續君臣失道男女淫奔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用毛序續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節

南山刺襄公通魯文姜也毛序同續云大夫遇是惡乍詩而去之無其謚

甫田危襄公不忌魯莊而勤遠略也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續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

總角丱兮突而弁兮謂魯莊公也莊公生于桓公六年桓十八年薨于齊莊公才十三歲莊公四年及齊人狩禚突而弁兮已齊人初爲君危豈知魯卒怠讐思遠謂

遷紀伐衛

盧令齊人美襄公也毛序刺荒也襛襄公好田獵畢弋陳古以風嫌美襄公也與詩不合

敝笱刺魯哀姜歸魯之侈知魯莊公不能制也毛序刺文姜則初歸之刺不當次南山既歸之後釋文韓詩其負遂遂言不能制也易林敝笱有梁魴逸不禁

載驅刺魯哀姜也魯莊公待年以取襄公季女越竟內幣越竟親迎與夫人約然後入魯敝笱載驅之詩人早知其後來有通兩叔與弒君之事為齊魯羞也易林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流連久處則毛序刺襄公文姜非也襄之季文必魯哀姜哀姜歸魯魯莊公二十四年齊桓公十六年無闕襄公事而日襄嫁從其始許書也襄公許季女于魯莊待年歸魯故魯莊久而弗取春秋夏如齊送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曰約公遠媵妾也焦氏所謂旦夕流連也釋文韓詩發旦也箋謂豈弟為闓

閒皆三家古說也毛刺襄公續云與文姜淫則發夕次不當在旣歸之後與

猗嗟刺魯莊公昏讐不報也 毛序刺魯莊公也續云有威儀伎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人已爲齊侯之子與詩展我甥兮不合謂爲齊侯之子不若呼已甥而責之之詖大也

魏

葛屨美其稱服惜其見殺也未知何人 毛序刺褊也續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已將與詩不合

汾沮洳刺世族非賢賢人不在位也 韓外傳君子盛德而卑虛己而受人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詩云彼已之子美如英云云又日君子蕩蕩乎其義不可亂嗛乎其廉不可如劇溫乎其仁厚之寬大超乎其有已殊乎世也故日美如玉云云云毛序刺儉續刺不得禮與詩不合

園有桃士憂國也 毛序刺時也續云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敎日已侵削鄭箋遂謂不取常稅唯食園桃然毛傳言園有桃其實之殺國有民空尋其力則固以爲興也又

可知非續序誼

陟岵役思也 毛序同

十畝之閒在位思荒也 毛序刺時也續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依不合

伐檀傷君子不遇自食其力也 文選上林賦注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御覽五百七十八大周正樂曰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賢者隱蔽素飡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能治人者食于人不能治者食于田今賢者隱揠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士悳澤不加百姓王道之不施毛序刺貪也續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進仕同

碩鼠刺重斂之臣 毛序刺重斂也續云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北史辛雄曰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㠯其治之重託碩鼠㠯百里之命可正續序斥君之非

唐

蟋蟀㠯偷易嗇也 毛序刺晉僖公也續云儉不中禮欲其及時㠯禮自虞樂此晉也而謂之

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遺風地理志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遽皆因唐叔以下五並無年可紀強以堯之遺風說詩其實詩人偷生道欲百儉不中禮可謂憂深思遠乎抑及時行樂可謂先王遺教乎

山有樞以死道欲也晉世家曰當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乃作毛序刺晉昭公也續云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亾四鄰謀取其國而不知詩非其誼

揚之水從桓叔者不自安也毛序刺晉昭公續云公弱沃彊國人將叛而歸沃詩非其誼

椒聊美忠臣不黨曲沃也說苑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韓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亾而曰我行仁義吾不信也昔比干且死而諫愈忠夷齊餓于首陽而志愈章詩云彼其之子碩

大且篤非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何楷據呂謂指當時晉之忠臣不人沃黨者然則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欒賓之子其叔其人正不之故日椒寘蕃行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緡侯六世五滅而五立故日遠係也毛序刺昭公也續云君子見沃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不如留韓古誼

綢繆不期之遇也毛序刺亂

杕杜感亂而襄兄弟也毛序刺時也續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與昭鄂賴九宗之助正反非也

羔裘羔稱服也毛序刺時也續刺在位不恤民非詩誼

鴇羽征役之怨也毛序刺時也續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乍何以知是昭公也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賂周而得服命爲列侯也毛序美武公也續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詩無可美而已有不臣之意

有杕之杜武公既并宗國思尊異姓之賢而用之也毛序刺晉武公也續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已自輔與詩正反

葛生悼亾也毛序刺晉獻公也續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則寡婦悼夫也並說袁羊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此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甚銜之可知易林葛生蒙棘蕤不尊賢讒佞為政使恩壅塞其說不可知已

采苓風申生也毛序刺獻公也續獻公好聽讒此詩人勸之為夷齊猶士蒍勸之為吳大伯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用毛序續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駟驖美秦仲也毛序美襄公也詩譜正義左傳服虔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則夾美秦仲詩

小戎婦人思從軍也周宣王命秦仲誅西戎西戎殺秦仲宣王立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史記當㞢于此時毛序茣襄公也續婦人閔其君子呂服注追錄先人車鄰驖小戎之詩正之則當是莊公㞢

溫其在邑秦本紀莊公子㞢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不敢入邑此㞢于莊公克復故都之後

兼葭刺襄公既受岐西之地尚沿戎俗未能求賢用周禮也用毛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召固其國

無衣文公從王伐戎之詩毛序刺用兵與詩不合地里志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召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云云及車鄰駟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是三家說有茣而無刺也後來楚申包胥來乞師哀公爲之賦無衣而出五百乘召救楚若是刺康公用兵豈反賦之救楚康王當周頃王匡王之世又未有從王征伐之事則知此詩必爲文公召前丙戌弒幽王襄公

救周戰有功或襄公十二年伐戎與文公十六年敗戎收周地數大用兵之時誤次于康公之間續序遂誤謂刺用兵也原次晨風下今移上

終南美文公也破戎遂有岐西史記本紀襄公七年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秦能逐戎即有之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是襄公尚未辟至終南之下也南有終南也毛序戒襄公秦

黃鳥哀三良殉穆公也見左傳秦本紀毛序刺穆公同

晨風思君子也蓺文類聚三十一桓範與管甯書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厥涂無由託思晨風明爲欲見賢者之乍毛序刺康公續忘穆公之業弃其賢臣與誼相反

渭陽太子罃送晉文公思母之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後漢書馬援傳注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列女傳太子罃思母穆姬之恩而送其舅氏乍詩毛序康公念母續云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及其即

位思而作是詩誤于前二
篇晨風無衣為康公詩也

權輿游士之詩 毛序刺康公續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
然責人口腹夏屋不去何賢之有穆公
雖畀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枝之輩而晚年悔過
遑多有之我尚不欲一介之臣終訑昧昧何先君舊臣
之有厥悔哺啜康公正善承先志者專用
芙刺一詖說詩不顧本詖其蔽有如斯已

陳

宛丘刺巫俗也 漢書匡衡傳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祠地
里志周武王妻胡公以元女大姬婦人
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擊鼓于宛丘之上婆
娑于枌樹之下有大姬歌舞遺風毛序刺幽公續荒淫
無度末
畀其實

東門之枌男女因觀巫結好也 毛序疾
亂也

衡門賢者隱處也 毛序誘僖公也謂僖公當求賢續愿
而無立志作詩以誘掖其君誤傳僖
詖傳云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韓外傳引子夏
讀詩畢歎曰上有堯舜之道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

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已詩云衡門之下云云則韓毛說同無刺僖愿無立志詮

東門之池說人也 毛序刺時續疾君淫昏思賢女配君子不合

東門之楊說人不至也 毛序刺時續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不至不合

墓門刺陳佗淫也 毛序刺陳佗也續云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箋遂欲佗誅退惡師以免禍難忘其箕國之罪尤非毛詮列女傳晉解居父使于宋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乃歌墓門有棘云云其二女歌墓門有棘云云王逸天問注也引詩刺之云云則刺佗淫也佗後卒以外淫于蔡被殺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譏桓公也

防有鵲巢說人也 爾雅惕惕愛也郭注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毛序憂讒賊也謂所悅有閒之者誰侜予美之心也續序宣公信讒君子憂懼非詮

月出危靈公說夏姬見惡于徵舒也舒徵舒也詩人早知有殺射之事也 本何楷說毛序刺好色也續在位不好悳而悅美色詩無其證

株林刺靈公也 毛序同

澤陂思君子也 毛序刺時續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孫嘉淦詩義析中㠯爲傷洩冶也

檜

羔裘大夫㠯道去其君也 用毛序續云國小而迫君好衣服非證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用毛序

萇楚男女之思也 毛序疾恣也續國人疾其君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不合

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子萇楚也

匪風國人傷周之將亾而思鄭桓公也 漢書王吉傳匪風發兮匪車揭

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者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韓詩外傳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遲遲其樂達其驅馬舒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云匪風發兮云云毛序思周道也

誤并為一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鄭桓公為周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乃用史伯之計東徙于洛卒通乎檜仲夫人叔妘殺其豪傑夏臣己取其國而遷鄭于鄭父之丘國人說其小惠要結時桓公蓋反西都詩人慮及于難思其自西都反鄭父之丘也其後卒不歸而及于王室之難檜終匪風著亾于鄭也

曹

蜉蝣衰世相從也毛序刺奢也續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皆無其識表記斷章亦非

本誼

矦人傷曠女也所升非色而婉孌者飢史記晉世家晉師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羙女乘軒者三百人毛傳誤弖乘軒者爲大夫序因誤說刺近小人誤弖左傳數之弖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爲一事也許慎說文嫱女黑色也詩曰嫱兮蔚兮薈兮三家舊說

首章言赤芾之女其夫爲卒二章言不再色遷表記斷章三章爲女傷也四章歎譽

鳲鳩風不一也用毛序續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不一非誼箋訶爲四國之長謂任爲矦伯是也

此薈風晉文公執曹君分曹衛之田畀宋人事

下泉思其君從晉霸弖從周而庇國也毛序思治也續云疾其公侵刻下民不畀其所而思明王賢伯非誼

豳

七月言民事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地里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邠大王徙郊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邠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史記大王去豳遷岐之後豳民舉國盡復歸古公乃營築室屋而邑別居之民多歌樂之而頌其惠匡衡傳竊考國風之詩太王躬仁而邠國貴恕此三家說豳民舊風毛序陳王業也此言陳詩之誼積云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誤以陳詩為乍詩若周公乍詩則當入雅

鴟鴞邠人為古公乍也 趙岐孟子注鴟鴞邠風之篇刺邠君曾不如此鳥蓋太王時狄從之者自刺為夷狄所侵刺猶傷也初學記岐山操周人為太王所乍也太王去邠而邑于岐山自傷為夷狄所侵喟然太息援琴而鼓之可證其後周公自東土以此詩貽成王名曰鴟鴞以前未有名也毛序周公救亂也猶關雎為畢公乍棠棣為召穆公乍皆言陳詩之誼

東山豳人從公東征歸也 毛序周公東征也續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此从征自歌誤為大夫乍

破斧豳人從周公述職東征也白虎通天子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毛序美周公也亦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也續云周大夫已惡四國焉非大夫作

伐柯有家也毛序美周公也續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則是刺成王刺二公如陳賈之說已

九罭豳人從公東征將歸謂東人之言毛序美周公續同上

狼跋豳人美周公之聖不爲管蔡失度二叔自取友壹也毛序美周公續周大夫美公傳又召公公孫爲成王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㠯講道修政也君臣之誼周公㠯爲樂歌孔子㠯爲小雅始毛序宴羣臣嘉賓儀禮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正義引服虔注自鹿鳴至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治太平是爲正小雅鄭譜鹿鳴之三文王詩皆誤屬文王猶關雎之三㠯爲文王大伯也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王符論忽養賢而鹿鳴思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㠯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皆誤㠯誦詩之誼爲本誼猶㠯關雎爲畢公㠯亂說之㠯鹿鳴之三爲刺康王亦誤于魯詩之說關雎也

四牡事君之誼也次鹿鳴與鹿鳴同歌補鹿鳴之不及毛序勞使臣之來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故周公㠯樂㠯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皆樂章誼續云有功而見知則說非詩誼也

皇皇者華奉使之誼也次鹿鳴與鹿鳴同歌補鹿鳴之

不及毛序君遣使臣用樂章詮續云言遠而有光非詩詮

常棣燕兄弟而𠀤閔管蔡之失道也㠯兄弟之詮次君臣[illegible]毛序呂祖謙讀詩記韓詩序𠀤夫移燕兄弟也謂誡此詩左傳召穆公思周惪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𠀤常棣之詩國語周文公之詩正義王肅曰常棣之于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㠯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故內之于文武之正雅㠯成燕羣臣兄弟朋友之樂歌此舉次詩之詮

伐木求友也㠯朋友次兄弟文選潘岳賦謝混詩注韓詩序曰伐木廢則朋友道缺勞者歌其事韓詩內傳曰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㠯為文毛序燕朋友故舊此樂章詮貫疏遂誤㠯為文王敬故

天保𠀤洛既成宗祀文武周公落之之辭毛序下報上也末窺詩詮

天保定爾周公謂成王也天保即天子定爾謂𠀤洛也

周書度邑篇王告周公辰昰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寢能欲又曰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又曰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鄙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此天保定爾之謂也乍洛者武王之意故曰君曰卜爾也君武王也

㠯莫不興召誥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乍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乍禮樂先營洛㠯觀天下之心天下諸侯悉來而受命周公退而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焉然後曰嗟茲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山阜岡陵即㠯明堂南系洛水北

因郊山爲頌

吉圭爲饎四句周書巳維篇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

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謂明堂布十二月之政如夏小正

七月月令所紀是也如月如日明堂南向昏見月東日

西望後旦見日東月西南山卽三塗又以爲頌

魚麗樂舉才大也鱨鯊魴鱧四友十亂之儔毛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但爲君于有酒及下三章賦誼未舉魚麗興誼續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告神明羣混不明又設以采薇設夫爲文武詩下采薇以下三詩原夫魚麗上令移比間毛厠南陔白華華黍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亾其書儀禮工入升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因又刪由庚崇丘由儀于魚麗嘉魚南山三篇之下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有其義而亡其詞皆與天保以下文武成周之詩不類以楚茨以下諸詩淺次例之知漢儒極言三百五篇無此六詩之目者是也

南有嘉魚樂得才眾也嘉魚樛木以比文武之臣翩翩者隹蓋興微子箕子毛序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以得人頌周王也毛序樂得賢也

蓼蕭四方朝至也毛序澤及四海也同明堂位篇有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王會篇四夷各以貢至詩蓋作于此時萬福來同正謂朝至之國

湛露天子燕諸侯于明堂也毛序天子燕諸侯易林區脫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歡三爵畢恩則當是燕四夷

彤弓天子錫宴有功諸侯也用毛序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

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㠯覺報宴又莊三十一年傳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中國則否周書世俘篇大公望呂他侯來百弇陳本弇百韋新荒皆㠯命伐方來越戲方靡集衞磨宣方蜀厲至告㠯馘俘詩葢乍于成周之後

菁菁者莪貢士也 毛序樂育材也

㠯上文武成康數世之詩

鼓鍾昭王南巡也 正義中侯握河紀鄭注昭王時鼓鍾之詩乍葢韓說毛序刺幽王原次小明下

頍弁諸公刺厲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也 用毛衞序改幽爲厲原次鴛鴦暴戾無親侶厲非幽且毛序小雅大半刺幽無一刺厲魯家㠯角弓刺厲此詩與角弓同當次刺厲無疑也毛下次鴛鴦

角弓父兄刺厲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也

用毛衛序改幽爲厲劉向封事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引角弓小旻十月之交正月四詩而總之曰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知除小旻十月正月三詩刺幽此刺厲無疑已原次下采菽

菀柳刺厲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用毛衛序改幽爲厲次角弓序與頍弁角弓皆言暴戾無親詩言上帝甚蹈猶上帝板板蕩蕩也厲王監謗不敢斥言大小雅同旨

已上厲王詩

車攻宣王合諸侯于東都因田獵簡車徒謀南征也毛序宣王復古續合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此謀南征之始

瞻彼洛矣諸侯世子初受王命將軍也白虎通世子受爵王依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詩曰韎韐有赩世子始行也原誤下次大田下毛序刺幽王積強曰思古此蓋命諸侯從征南北當在合諸侯東都之時故移次車攻

鴛鴦致積也毛序刺幽續云思古原次桑扈

采芑美方叔受宣王命治兵南征蠻荊也毛序宣王南征

吉日宣王田西都因北伐也毛序同續贊不明此因田而謀北伐也故原次車攻易林吉日車攻田獵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明爲魚藻六月張本車攻爲東都南伐非此一事連文及之以田獵相次未睹情事伐玁狁而蠻荊威服以先六月後采芑則吉日亦當先車攻明非思古

六月宣王北伐玁狁美尹吉甫逐之太原而歸也毛序宣王北伐也

魚藻宣王次鎬方待吉甫凱至也白帖周王有在鎬之燕原誤下次賓筵毛序刺幽續云思古此鎬卽六月侵鎬及方之鎬非鎬京也六月之師出奇神速始謀出田繼遂親征至于鎬方乃命吉甫追至太原而次次鎬以待之繼而吉甫凱旋至鎬豈樂卽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平日飲酒不聞奏愷樂也

裳裳者華宣王朝有功也
左之左之六句說苑以爲君
子無所不宜謂冕戒屬而無
不敬斬衰苴絰而無不哀被甲纓胄而無不勇此說卽
文武吉甫之謂也左吉右凶戎事尙右惟其有之美吉
甫也是以佀之謂方叔南仲諸人故左傳以
祁奚惟善故能舉其類而引是詩疑享吉甫

桑扈饗有功也
毛序刺幽原次裳裳百辟爲
憲卽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也

采菽宣王錫命有功也
韋昭注國語王賜諸侯命服之
樂毛序刺幽續云思古原次魚
藻彼交匪紓同桑扈之彼交匪敖故荀子曰君子不傲
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渾同其說乎平左
右韓比便便左右夫左左宜右有之詮疑夫錫命吉甫之
詩也玁狁之役吉甫首功故采芑美方叔亦必曰征伐
玁狁蠻荊來威

采薇宣王遣戍玁狁爲城朔方從軍之怨也
漢書匈奴
傳懿王[illegible]
[illegible]玁狁[illegible]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疾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
宣王興師命將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允至
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後漢書馬融傳獫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吕赫赫南仲載在周詩鹽鐵論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南仲吉甫式遏寇虐詩云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王符論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宣王中興南仲征邊蔡邕陳伐鮮卑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荊蠻皆吕采薇出車爲宣王詩南仲爲宣王臣毛序遣戍役也誤吕采薇出車杕杜上次魚麗前而續序乃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吕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吕守衛中國故歌采薇吕遣之出車吕勞還杕杜吕勤歸箋乃吕南仲爲文王臣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至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紀同無伐獫狁事若文王伐獫狁詩當與伐密伐崇與皇矣諸詩同列于大雅已且伐崇伐密從不聞轉命陪臣而于伐獫允忽再有赫赫之南仲況詩明曰王命南仲乎三詩之爲宣王不但事同人同抑且辭同與六月采芑常武如出一手試吕此三詩怨讀疾苦之辭而置之魚麗吕前其類不類允易知也今移次六月采芑下終始一貫并非遣勞之詈

出車宣王命南仲城朔方伐獫允吕竟六月采薇之功緒從役之怨思也毛序勞還帥此從軍自賦

五章君子卽指南仲詩人往城南仲復伐逐獫允城畢

而會南仲同歸

杕杜樂從軍歸也毛序勞還役此與采薇㝵表裏日月易卉木萋與與出車卒章合

斯干宣王考室也用毛序左傳隱元年疏韓說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釋文韓詩如矢斯枋枋隅也蓋四隅爲入个呂明堂爲路寢也西南其戶如鳥斯革亦夏世室之制故揚雄箴詩詠周宣由儉改奢劉向疏周惠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史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爲斯干之詩張衡賦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皆與韓異豈周衰宮室宣王呂前更奢大于明堂入个世室兩下乎原誤下次我行其野後今移類次

無羊宣王考牧也用毛序原次斯干

庭燎后諫王也原次鴻雁毛序美宣王也因呂箴之無美諡列女傳宣王早朝宴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脫簪待辠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宣王遂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名易林庭燎夜明追古傷今

陽弱不至陰雄坐戾未央未
艾蓋追古鄉晨蓋傷今也

黍苗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用韋昭晉語注肅肅謙功
即指定申伯之宅原誤下

次采綠毛
序刺幽

鴻雁大夫𠀤堵也 此與斯干相表裏原次吉日毛序美
宣王也不合續序因謂民離散其居
而能勞來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所尤非詩旨首章
念遨役之苦次章嘆慮始之難三章蓋夾如王之改大
其室而聊己
解嘲之詈

祈父孤子責司馬也 毛序刺宣王王符論班辭頗頑父
刺白帖刺司馬非其人書傳殷再
司馬夫
再圻父

胡轉予于恤即秋杜而多爲恤謂其父死事 正義引許
愼異義此
蓋宣之末年尹方南召之將略盡代司馬者不得其人
王師喪敗于戎漢書西羌傳引紀年宣王二十七年王
遣兵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二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
敗績國語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死事之孤

呼司馬而責之予王我王也玉篇毖維王

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

以上皆宣王詩

沔水憂亂也毛序規宣王以下姑依序次未必皆宣王詩

鶴鳴賢者處世之道也易林鶴鳴九皋辟世隱居抱道守貞意不相隨後漢書楊震傳野無鶴鳴之道朝無小人之悔毛序誨宣王

鶴鳴九皋聲聞于野名不可隱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與世推移無人不昇隱顯皆無心也檀之處擇玉之借石可以知處世之道也

白駒風人去位也御覽五百七十八大周正樂曰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毖也其友賢居仕于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用士詠而思之毛序大夫刺宣王未是本誼

伊人乘白駒過其隱退之友其友留之勸㠯勿忘隱遁雖至公侯無可逸豫何如生芻一束潔身如玉愼毋不報而遐弃我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任用師尹聽政不平也 毛序家父刺幽王韋昭國語注南山平王時㞢則南山豈東遷所有漢書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云云卽瞻卬人有土田云云也

正月傷身㞢也 毛序大夫刺幽王此不獨刺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詩人早知其然如史伯之言周弊不及三稔伯陽父料周亾不過十年非詩必㞢于其後也

十月之交刺幽王卿士司徒㠯下皆非其才惟后族是任營私自聖詩人雖欲去位而義不忍也 毛序大夫刺幽王漢書梅福傳孟康注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後漢書丁鴻傳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彌盛侵奪主勢詩

云十月之交云云崔琦傳外戚箴匪賢是上番爲司徒左雄傳襃豔用權七子黨進爵詩乍閻齊詩乍剡毛乍
豔俗字通用川塚山崩明爲幽事韓刺幽鄭譜十月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當爲厲王乍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顏師古谷永傳注十月之交刺厲王注于色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皆誤

雨無正幽王暬御刺大夫皆去亂不出已獨盡瘁自歎出處也集傳劉安世引韓詩序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誤奪極字而已正字連上毛序雨無正刺幽王續序入說遂空說雨詮讀詩記引韓詩序雨無正無衆也勝正大夫刺詮此暬御㠯甚明左傳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杜注言周爲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

謂爾遷于王都招離居之大夫蓋謂皇父

白華刺幽王黜申后也用漢書班婕好傳毛序刺幽后原誤下次隰桑

車舝刺幽后也思得賢女㠯配君子用毛序原誤下次頍弁

青蠅衛武公刺幽王信讒也毛序大夫刺幽王原次車舝易林青蠅集藩君信讒

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袁孝政劉子注衞武公信讒詩人刺之葢謨然可知爲衞武也

賓之初筵衞武公刺時亦己悔過也後漢書孔融傳注韓詩衞武公飲酒悔過也毛序衞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也是詩原次靑蠅

小旻刺時無是非謀不見用不敢與小人爭也毛序大夫刺幽王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詩云不敢暴虎左傳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言不敬小人則危殆故不敢譏議楚公子圍

小宛思先人已戒後之人也毛序大夫刺幽王非誼

小弁尹吉甫子伯奇爲後母譖放而也漢書中山靖王傳我心憂傷怒焉如擣伯奇所已流離易林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皋被辜長舌爲災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爲太子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此侶同毛說文選舞賦注琴操尹吉甫聞上

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取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于吉甫吉甫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游吉甫從奇乃乍歌感之于宣王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趙岐孟子注小弁伯奇之詩毛序刺幽王太子之傳乍

巧言傷讒也毛序刺幽王續云大夫傷于讒

何人斯蘇公與暴公訟田也毛序蘇公刺暴公續云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未㝵事賁淮南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

巷伯被讒見宮也後漢書宦者傳論小雅有巷伯刺讒之篇漢書馮奉世傳注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乍巷伯之詩毛序刺幽王箋呂寺人與巷伯爲二人非

大東譚大夫刺時也毛序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乍詩呂告病焉譚大夫蓋譚子仕王朝者故列小雅

佻佻粲粲酒漿佩璲皇父七子之徒也七襄不報剡妻

扇方處也牽牛不服畢空在行太白晝見司徒司馬皆

非其人戎患未已也徒瞻翕舌之箕翫旋北斗之柄東國旣困西周亦隕也

四月歎征役思歸祭也讀詩記韓詩曰歎征役也孔叢子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毛序刺幽王續云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大夫不合

北山勞于王事不得養父母也孟子說毛序刺幽王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用毛序荀子同易林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

小明悔仕亂世也用毛序

楚茨公卿秋祭之樂章毛序刺幽續云思古

信南山公卿冬祭之樂章毛序刺幽續思古

甫田公卿省耕祈雨祭社方田祖之詩毛序刺幽續云思古箋引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幽雅擊土鼓㠯樂田畯

大田公卿省斂報方之詩毛序刺幽

吕上西周小雅

黃鳥女思大歸也易林黃鳥來集既嫁不荅念我父兄思復邦國毛序刺宣王上亦白駒

我行其野女父兄之怨也易林黃鳥采蓄既嫁不荅毛序刺宣王亦黃鳥

谷風弃友之怨毛序刺幽王續云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原上亦巷伯

蓼莪孝子不畢終養也毛序刺幽王續云民人勞苦孝子不畢終養爾原亦谷風

都人士思西都也毛序刺衣服無常譏用緇衣斷章詮續云思古

采綠怨曠也毛序刺怨曠也後漢書劉瑜傳引五日爲期二句云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隰桑思君子也毛序刺幽王續同譏

緜蠻役思也王符論行人病而緜蠻風毛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

瓠葉庶人饗射也 後漢書儒林傳劉昆教授子弟每春秋享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章懷注歌此以爲射節鄭箋謂此君子乃庶人之賢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蓺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每酌云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蓋用韓說毛序刺幽續云思古

漸漸之石從征也 毛序下國刺幽王也續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在外此東征則非荆舒

苕之華怨飢也 毛序大夫閔時也亥末蓋非大夫乍

何草不黃怨役也 毛序下國刺幽王

以上西周民風

大雅

文王周公緬文王之悳戒成王也天子之謚周公自乍樂歌孔子吕爲大雅始呂氏春秋周公乍詩吕緬文王之悳引文王在上云云漢書翼奉傳周公乍詩書探戒成王吕恐失天下引殷之未喪師云云毛序文王受命乍周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之悳也與文王同歌韋昭魯語注周公昭先王之悳于天下也毛序文王有明悳故天復命武王

緜述文王之興本太王也與文王同歌用毛序

棫樸述文王專征郊天而伐崇也春秋繁露文王受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事伐崇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此郊辭也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毛序文王能官人也非

旱麓美文王祭祀受福也白虎通義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文選講悳論注辟君

章句文王盛悳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毛序受祖也續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吕百祿干福不明非誼

思齊芺文王之悳格人神貫內外也毛序文王所吕聖佀專芺大任非誼

皇矣天命文王伐崇伐密始有天下也毛序芺周也續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悳莫若文王不明非誼

靈臺文王乍明堂也毛序民始附也續文王受命民樂其有靈悳吕及鳥獸昆蟲皆非誼

下武頌武王吕太王王季文王爲祖父吕成王爲子詩乍于成王世毛序繼文也成王生前之號見夏矦歐陽說成王政成王若曰

文王有聲武王自豐遷鎬吕有天下乍辟邕朝諸矦也毛序繼伐也續卒其伐功非誼吕上文武詩

生民陳后稷所吕配天也毛序畧同

公劉召康公述公劉戒成王也用毛序原下次鳧鷖

行葦祭公劉畢行燕射也魯韓說皆㠯牛羊踐行葦而痛之恩及草木爲公劉事知此祭公劉毛序忠厚也續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㠯成福祿佀即爲公劉詠則當次公劉下而與末章祝嘏曾孫不合箋因誤爲先王將養老行射禮成王奉爲法則

洞酌因祭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也用毛序曾祭公劉藪文類聚揚雄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則夫述公劉左傳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薦鬼神可羞王公又云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知爲祭公劉詩詎明當相次原次公劉

既醉祭畢燕同姓祝嘏之辭毛序太平也續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非證鄭箋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㠯下祝既有賢子孫復世尋賢內

助

鳧鷖嘏辭也毛序守成也非誼易林鳧鷖游涇君子㠯寍復惪不愆福祿來成何楷曰繹祭爾雅夏日復胙此復惪卽復胙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用毛序㠯上成王詩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託之與執政之詈也用毛序墨子厲王染于虢公長父及榮夷公荀子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父虢仲征之不克虢孰仲一人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㠯綏西方望其惠于民戒貪暴任聚斂也國語榮夷公專利聚斂于內無縱詭隨㠯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其不惠于虢公讒夫而望㠯淮夷爲念也柔遠能邇㠯定我王王欲玉女皆

望之執政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謂患不在戎夷而
在民心厲類紂故㠯殷商爲鑒
板凡伯刺厲王託之與同僚也用毛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用毛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用毛序
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未知王之所定也告爾憂恤誨爾
序爵謂周書所謀告王及執政小子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蓋亡于流彘之後自獨俾臧自有
肺腸周書芮良夫篇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也㠯予
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悳不遠罔有代悳時爲
王之患其在國人是流彘之禍良夫早言之覆俾我悖

予豈不知而作也

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文選注薛君章句毛序仍叔美宣王

崧高封申伯以謝以屏東都備荊蠻吉甫作詩送之也毛序尹吉甫美宣王未盡詩誼

烝民封仲山甫以齊以鎮東方吉甫作詩送之也毛序尹吉甫美宣王未盡詩誼

韓奕封蹶父以韓以禦北國也毛序尹吉甫美宣王未盡詩誼

江漢命召虎出江漢以斷淮夷上游之援也毛序尹吉甫美宣王未盡詩誼

常武命南仲皇父伐徐戎又命尹吉甫程伯休父先驅淮浦而後王親督進師諸臣旋虜徐醜而來庭也毛序召穆

公芺宣王續序有常惠吕立武事因吕爲戒皮傳非誼

假樂祝嘏芺宣王也王充論衡芺周宣之惠徐堅初學記亦吕爲宣王詩孟子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盎夾祭祀祝嘏之皆毛序嘉成王次鳬鷖

瞻卬凡伯刺幽王也用毛序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用毛序

抑衛武公皆吕自戒亦吕告執政也行年九十又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毋謂我老耄而舍我于是乎皆藝戒吕自儆也韋昭注藝卽抑篇正義引侯芭韓詩翼要衛武公刺王室亦吕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毛序刺厲王衛武公卽位于宣王三十六年在位五十五載必非刺厲衛之詩習當从古說并無所刺原次蕩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皆用逷蠻方史記武公將

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詩蓋乍于其時篇中爾皆自謂小子呂呼執政周書芮良夫篇亦曰惟爾執政小子

周頌

清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㠯祀文王也配天之誼

孔子㠯爲頌始用毛序書大傳周公歌文王之功烈惪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周公主祭故言顯相不言天子鄭注士禮曰顯相助祭者也

維天之命㠯制旹告文王也毛序太平告文王非鄭㠯周公將制旹先祭告文王

故云我其收之

曾孫篤之昰也

烈文周公在洛率諸侯助祭文王也毛序成王郎政諸侯助祭次維清此夾周公在洛主祭詩白虎通武王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引烈文辟公二句此推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惪也疏引服虔左傳注烈文成王初郎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

我將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㠯配上帝也毛序祀文王于明堂誤次昊天有成命孝經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㠯配天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皆周公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之詩不當下次成王閒

思文周公在洛郊祀后稷以配天下毛序后稷配天誤次執競此即召誥用牲于郊牛二以雒誥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

有瞽周公在洛以樂既成合奏于明堂率諸侯祀文武也毛序始以樂而合乎祖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韓詩外傳言殷紂之餘民也則抱樂奔周之太師疵少師彊與

武周公頌武始北出大武樂章之一成也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六章之名傳記通爯其·以誤其餘左傳楚莊曰武王克商又以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婁豐年疏謂卒章者首章之末句則此為大武之一成也毛序奏大武也誤離次有客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文

王世子明堂位注曰下管象舞大武墨子曰象祭統曰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也

勺頌武滅商大武樂章之再成也毛序告成大武誤離次絲衣誤此知爲再成者已遵養時晦時純熙矣之詧

遵養時晦國語泠州鳩曰王已二月癸亥夜陳記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熊氏謂大武樂章名皇氏禮疏謂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已待旦因名焉時純熙矣是用大介甲子昧爽會朝清明也

賚頌滅商南還大封于廟大武樂章之三成也毛序大封于廟誤次桓

象頌成功告天推本文王大武樂章之四成也毛序維清奏象舞也誤離次維天之命墨子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乍樂命曰象大傳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武王竟文考之緒

功故曰文王之典文王始祭天伐崇故曰肇禋然則謂之象者象文王也

般頌望祭山川大武樂章之五成也毛序巡守而祀四岳河海次賓白虎通誤㠯此詩爲封泰山世俘篇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也陟其高山秩第而祭之

桓頌克殷年豐諸侯臣敬虎賁脫劍周召分伯武亂皆坐大武樂章之六成也左傳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樂記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諸侯知所㠯臣耕藉諸侯知所㠯敬保有厥士于㠯四方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㠯崇天子克定厥家也毛序講武類禡誤又誤次酌

㠯上周公攝政制禮乍樂之篇重次如此

天乍祀太王于岐㠯追王也毛序祀先王先公詩無先公原文烈文

昊天有成命㠯定禮乍樂羣臣諸侯上號曰成告文武

也國語是道成王之悳也書序旨成成王政酒誥成王若曰夏侯歐陽說皆謂生再鄭注酒誥引或說曰成王毛少成二聖之功生號爲成王沒因已爲謚此已成命二后卒侯王成之故告祭毛序郊祀天地非次天已

時邁成王巡守東封太山祭百神朝諸侯于太山之下也毛序巡守告柴望也國語周文公之頌後漢書李固傳注韓詩薄言振之莫不震疊辭君章句美成王史記本紀索隱韓詩曰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錄白虎通義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詩曰式序在位明堂之位也

喬嶽謂太山成王封太山事竝見保傅管子封禪書

噫嘻孟春祈穀先祼鬯釁醴之樂歌何楷說國語農祥晨正王使司徒戒公卿百吏庶民除壇于藉命農夫咸戒農用王即齊宮及期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从乃藉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畝此當在臣工前毛序春夏祈穀于上帝次臣工

臣工躬耕反執爵于太寢祝嘏之樂章何楷說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

吕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反執爵于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毛序諸侯助祭遣于廟與全詩皆不合原次思文

振鷺選士于辟雝也後漢書邊讓傳注韓詩薛君章句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潔白之人毛序二王之後來助祭非原次噫嘻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用毛序原次有瞽吕下四詩依次

雝諸侯助祭文武也毛序禘太祖韋元成傳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吕其執事來助祭詩云云劉向傳武王祀其先祖蓋誤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用毛序

有客微子朝見祖廟也白虎通義微子朝周也毛序微子來見祖廟

閔予小子嗣成王朝于禰廟也用毛序原次武吕下二詩依次

訪落嗣王謀于禰廟也用毛序

小毖嗣王求助也 用毛序原次敬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用毛序原次訪落

豐年報祭八蜡也 何楷說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知爲報塞八蜡毛序秋冬報也誤雜次振鷺

載芟臘先祖五祀也 何楷說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毛序春耤田而祈社稷與烝畀祖妣不合原次小毖

良耜報社也 何楷說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鄭說及周禮蜡祭及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之事毛序秋報社稷詩自倣載至盈盛不尋謂秋又無稷誼

絲衣繹農祥之尸也 毛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臺之尸也疏引鄭志曰高子之言非毛序後人著之然農星之祭見于周書作雒國語泠州鳩說靈星見史記正義引漢官儀稷辰之神爲靈星

已上成王之頌

執競嗣王祀武王而已成康配也毛序祀武王此昭王詩

魯頌

駉奚斯頌僖公牧馬也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揚雄法言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矣毛序頌僖公也續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蓋古者頌之誼起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其後乃以頌人衞宏亦知奚斯之作非古駉牧之事甚微強爲之說詩實無一事及于牧外也檀弓延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季友身事僖公左氏傳文六年行父始見于經十八年史克始見于傳距僖初八十餘年豈有此事故請命之說不必見于傳記蓋夫衞宏臆造傳箋乃爲追頌之說不足與辨已

有駜頌僖公羣臣燕樂也毛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無其誼

泮水頌僖公從齊桓會盟僖十三年會鹹十六年會淮以謀淮夷之事攘人之功而不慚者也毛序頌僖公能修泮宮詩無修誼

閟宮頌僖公郊祀僭天子侈從齊伐楚也

毛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文選兩都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竝引韓詩薛君曰是公子奚斯乍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毛傳說謂乍廟此即用吉甫乍頌其詩孔碩之冒而加之已孔曼許君曰曼長也詩誠未有長于此者若謂乍宮何至頌僖而及于將乍邪

商頌

宋世家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殷所已興乍商頌集解韓詩曰商頌亦美襄公後漢書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父詠殷揚雄法言正考父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尹吉甫矣攷正考甫佐戴武宣世家戴襄相距百十六年宣襄亦七十九年或史記有說而商頌實為宋詩不乍于考父已前則于其尋知之也其去周頌簡古尚遠曾殷人有此長篇繁文縟字乎豈信與魯頌奚斯之乍同科而謂宋為商者猶樂記之宏歌商左傳之敢于商不利于商再同亘

那頌襄公祀成湯也

見宋世家後漢書曹褒傳注薛君章句曰正考甫乍商頌十二篇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已那為首毛序祀成湯也續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

壞有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㠯那爲首誤改國語校爲得校明是㠯已此校正于周太師葢審比其音節也

烈祖頌襄公祀中宗也毛序祀中宗也

玄鳥頌襄公祀高宗也龍旂十乘與閟宮同僭

長發頌襄公禘祀也毛序大禘也

殷武頌先君桓公從齊桓公伐楚也與閟宮同夸毛序祀高宗高宗時無楚名箋三章楚不修諸侯之職四章時楚僭號王位葢用韓說

此稾大旨已定有須查書改譔之處世亂景迫恐不及

自定後之學者幸勿視此破爛艸稾而忽弃之爲我整

齊惠後學焉咸豐八年五月晦寓太平橋識

書後

詩本誼一卷亾友龔公襄著凡其本恉敓言皆夙昔所論說墓有宿艸眼中不復見此人遺書楸落得之摧燒投溷之餘流布人閒適滋謗耳竊與分之龔氏家學往往求晚周之緒西京之初定盦先生之泰誓答問春秌決事比近時亦閒出矣同不同未可知也公襄有尙書寫定本首二十八篇亥逸書四十二篇度訓至王佩遺文二卷僞書二十五篇書序一篇蘪艸已具與此卷同時得之君從子循省旣竟先刻此卷所言與邵陽魏氏古敓二書相出入要皆大師所傳持之有故非碎義逃難者比獻年三十時客矦官讀定董子春秌蘪在公襄所君

亾爲吳費念慈毗懷收得今年仍以見歸所託不必盡
同要亦爲世詬病而已光緒十有五年烁八月譚獻識